

麥田出版

兩屆聯合報文學獎首

黎紫書

山

山神。山神瘟義。英國人稱他瘟神。

似人像獸，

彷彿血肉身軀暗藏兩個靈魂。

作戰時他總枯鱷似的潛藏在密林暗處，

只露一雙眼綠光磷磷，

似乎打一個飽嗝也透血腥，

或腐物的氣息。

瘟

山

瘟

麥田小說 30

山 瘟

作者 黎紫書

編輯委員 王德威 詹宏志 陳雨航

責任編輯 姚明珮

發行人 陳雨航

出版 麥田出版

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51 號 6 樓

電話：(02)2351-7776 傳真：(02)2351-9179

發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

電話：(02)2396-5698 傳真：(02)2357-0954

郵撥帳號：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網址 <http://www.cite.com.tw>

電子郵件 service@cite.com.tw

香港發行所 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

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樓 504 室

電話：25086231 傳真：25789337

馬新發行所 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

Cite(M)Sdn. Bhd.(458372U)

11, Jalan 30 D/146, Desa Tasik, Sungai Besi,

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

電話：(603)90563833 傳真：(603)90562833

e-mail：citekl@cite.com.tw

印刷 凌晨企業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 2001 年 4 月 15 日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469-414-3

售價：180元 Printed in Taiwan

黑暗之心的探索者

——試論黎紫書

王德威

黎紫書是近十年來馬華文學最被看好的作者之一。她在大馬屢獲大獎，並接連在台灣文壇得到肯定，儼然成為李永平、張貴興、商晚筠、黃錦樹等後又一小說能手。黎紫書的文字綿密豐富，想像沉鬱奇詭，筆下的南洋風雨，也的確反映了馬華文學習見的特色。但黎是有心作家，並不僅以經營地方色彩，或記敘族裔血淚為侷限。她在台灣首度出版的小說集《天國之門》（麥田，1999）已經可見描摹不同題材、風格的努力，新作《山瘟》尤其顯現了她出入國族歷史及市井風塵間的關懷與好奇。

馬華文學的傳承一向頗有曲折。華人雖佔馬來西亞人口的大宗，但華族文化卻並未受到官方應有的重視。然而落籍於斯的唐山子民卻化不可能為可能，逕行發展出一脈文

學傳統。六、七〇年代以來，馬華學生絡繹來台就學或定居，在寶島又植下極有特色的文學花果。擺盪在僑鄉亦是故鄉、彼岸猶若此岸的不確定性間，馬華文學所透露鄉關何處的慨歎，以及靈根自植的韌性，在在值得離散（diaspora）文化研究者的注意，更不提馬華文學的精緻處，每每凌駕自命正統的大陸及台灣文學。

黎紫書正是這一馬華文學風潮中的後起之秀。與許多移居於台港的馬華作者不同，黎紫書長駐大馬，對家鄉人事似乎更為貼近；但與在地的華文創作前輩相較，她眼觀四面，下筆顯然又多了一份對海外趨勢的自覺。這是她創作的最大本錢。以她現有的成績來看，不論是書寫略帶史話意味的家族故事，或是白描現世人生的浮光掠影，黎紫書都優以為之。而營造一種穠膩陰森的氣氛，用以投射生命無明的角落，尤其是她的拿手好戲。但也許正因為她的年輕與多才，她尚待細細挖掘，強化屬於自己的特色或視景。惟其如此，她的作品纔更能成其大。

近年馬華文學作者在建構（或解構）原鄉、重溯國史家史方面，頗有所成。李永平的《吉陵春秋》、《海東青》，張貴興的《羣象》、《猴杯》，都是明顯的例子。而作家們敷衍蕉風椰雨、密林虫豸，幾乎也成了註冊商標。馬華文學創作與國族寓言相輔相成，道盡一輩作者的胸中塊壘。相形之下，黎紫書「感時憂族」的包袱要小得多。不錯，她

也寫了像〈山瘟〉、〈州府紀略〉這類反映馬華近代歷史的作品，但這未必是她的真正所長。她當然關懷華族社會這些年來的變化消長，但她更有興趣的，毋寧在於探討人性深處的欲望與恐懼。她對於罪，不論是宗教式的原罪（〈天國之門〉），民族大義式的背叛與忤逆（〈山瘟〉），情欲極致的反常（〈裸跑男人〉），還是家常倫理中的乖違（〈流年〉、〈初走〉），都有一探究竟的野心。罪的投射，可以是一幢鬼影（如〈蛆魔〉），一種惡瘕（〈州府紀略〉），甚至只是身體的多餘脂肪（〈贅〉），莫不讓人惶悚不安。如何逃離——或弔詭的逃向——罪的禁忌與誘惑，是黎紫書小說一再搬演的主題。也在這一層次上，馬華移民的殖民、獨立、起義經驗，叢林內外的墾殖遷徙，乃至華族社會的日常生活，都化為一場場舞台式裝置，移托黎紫書對馬華「黑暗之心」的探勘。

以〈山瘟〉一書為例，黎紫書的巧思與才情，可以見諸於她取材的寬廣：如〈州府紀略〉演述當年馬華抗日傳奇；〈山瘟〉追記馬共英雄的崛起與末落；〈裸跑男人〉描寫禁色之愛的前因與後果；〈流年〉則拟仿少女初戀的相思滋味。全書所收八篇作品看來並不相屬，惟有在前述「黑暗之心」的版圖上，才能看出它們彼此呼應的位置。而一縷罪與罰的線索，縈繞其間，在在耐人尋味。大抵而言，〈州府紀略〉、〈山瘟〉、〈夜行〉帶有歷史色彩，也是黎紫書向馬華文學「大敘述」致意之作。〈州府紀略〉藉多重

視野、聲音，拼湊馬華抗日擁護傳統裏一位奇女子的遭遇。情節曲折繁複，但以敘事效果而言，已有刻意求工之嫌。而羅生門式的演繹方式，在另一年輕馬華作者李天葆的《州府人物連環誌》中，已經多有發揮。《山瘟》回溯馬華政治抗爭的一頁痛史，而以後之來者緬懷奇人往事，無言以對作為結束。此作面面俱到，得到《聯合報》大獎，實至名歸。但字裏行間，讀來總覺似曾相識。敘述一種英雄主義的消逝，一場華麗國族或家族冒險的終了，是世紀末華文小說常見的主題。一代不如一代，種裔的退化、記憶的潰散，竟是這一輩華人作家共同的生命感喟。

比較起來，《夜行》才是更精彩的作品。這篇小說以一段夜半火車旅行為軸線，在沉悶晦暗的車廂裏，中年旅人四下環顧，往事於焉浮起。烽火歲月，叢林生涯，多少民族恩怨、人事糾纏，俱在火車單調的奔馳聲中，百無聊賴的陌生旅客間，化為不堪回首的往日風景。黎紫書穿梭在旅人密閉的車廂及其當年馳騁的戰事裏，以當下的猥瑣荒涼對應當年的凶險躁鬱，何者才是旅人的歸宿，成為不可聞問的問題。而我們知道困擾旅人的，不只是回憶的惘然，而是他總也揮之不去的「惡信念」(bad faith)，一種激情褪盡、真相卻總難大白的罪咎感。此作行腔運事，有淡淡的海明威作品色彩，處理旅人與異族（或是同一國籍！）乘客間的疏離感，尤其動人，值得作為黎紫書繼續努力的方向。

相對於以上三篇作品所要鋪陳的蒼涼意境，〈初走〉及〈流年〉驟然把視野拉回現實人生，而且是理應不識愁滋味的少年男女世界。兩作都寫青春期的不安及反抗衝動。〈初走〉中的離家出走，〈流年〉中的師生暗戀，為小鬼大的年月作了又一詮釋。〈流年〉也曾獲「花蹤獎」的肯定，但我以為黎在揣摩少女情懷方面仍顯得太矜持了些。全作大量引用中國古典詩詞意境，已有矯情之虞。有趣的是，故事中的女孩情竇初開，作出各種姿態，本來也是矯情的一種。如果黎把握其間的反諷意涵，小說的可讀性將會更高。

另外兩作〈樂園鑰匙孔〉及〈裸跑男人〉則將焦點對準情欲的流離上。黎紫書處理這類題材成績不俗，已在《天國之門》中諸作可以得見。〈樂園鑰匙孔〉顧名思義，已帶有偷窺禁忌的色彩。無所安頓的情欲並不因禮教閑防或年歲長幼而有所顧忌；小說中翩然而至的尤物狐媚蠱惑，把父子兩代的衝突推向極致。所謂倫理完全招架乏力。〈裸跑男人〉另闢蹊徑，以少男懷春，戀慕輩分、年紀俱長的舅母始，卻竟然以欲望位移，成就同性戀的關係終。此作乍看突兀，但我以為黎紫書別有用心。她筆下的男孩愛戀具有母親意象的女子而不可得，其他的情欲對象，不論男女，皆似成為理想愛情的取代品，如是輾轉周折，性別或性取向，反而是次要問題了。

本書的最後一篇是〈贅〉。這是篇野心不大，但頗有創意的作品。一個中年主婦百難擺脫身上的贅肉，但她自己的存在，是否也已成爲家人的累贅了呢？此作的路數與前述諸篇又有不同，寫中產及中年女性的無聊生活及白日夢，諷刺莞爾兼具，讓我想起了早期的袁瓊瓊。而比起開篇〈州府紀略〉裏那位色藝雙全、行跡詭密的女革命者，〈贅〉中的家庭主婦可真是活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輕裏——而她的體重又是那麼的重。

如此黎紫書爲她眼中大馬華人社羣的過去與現在，作了多層次的掃描。從傳奇到寫實，當喧囂、欲念、理想散去，但見「州府」的人物生生世世，成長於斯，老死於斯。黎紫書勇於剖析筆下人物的曖昧想像，曲折心事，並不因他（她）們的背景、身分而有所異。她的角色每每急於突破困境，找尋出路；逃遁，不論是作爲政治、社會生存的一種策略，情欲徵逐的一種誘惑，還是生存情境本身的反抗，總是勾引這些男男女女。隨之而來的，是總也不能抹去的逃遁痕跡；歲月的痕跡，欲望的痕跡，罪的痕跡。

黎紫書夜行在州府，這是她對黑暗，對黑暗之心的摸索與省思的時刻了。作爲一位馬華作家，黎紫書應該還有太多熟悉材料，得以書寫；而作爲一位馬華女作家，她現階段的成績，已然可與英年早逝的商晚筠抗衡。她的未來動向，因此特別值得我們的期待。

植樹者，黎紫書

潘雨桐

天氣溽熱。

記得那年旱季，整個下午我都在野地裏行走。一邊的高地是嶙峋的峭壁和錯雜的林木，團團的要把峭壁塗綠。那裏是熱帶雨林的邊陲，戛止在京那巴登岸大河前。另一邊是二次林帶，珍貴的木材早已被盜伐，順著大河的流水逃離無蹤。剩下的雜木則網上大卡車，轟轟的出關而去。我逡巡的是已經砍伐後的二次林地，一大片一大片的樹木，全向一個方向傾倒，是生是死都得相依相靠。如此的空曠大地，卻也強撐著幾棵大樹，主幹拔起，直衝藍天，怒張枝葉，而下面則板根賁起，牢牢的咬著大地。這是伯公樹，沒有幾個伐木工人有膽識敢下刀。

我準備焚燒這一片砍伐後的林地。勘察地形，位置，風向，乾濕度，設定數個據點，而後燃起火苗。如此的火浴是否可使千千萬萬的物種再次重生？

雨林邊陲的交通困頓，總得在夜晚的工人宿舍才能展讀舊報——赫然所見，竟是第三屆花蹤馬華小說首獎得獎人黎紫書。

雨林邊陲的夜空靜謐，我看見一顆璀璨的星星升起。

這就是黎紫書，那已經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

黎紫書是一位有企圖心的寫書人。而詩，而散文，而小說，以敏銳慎思構圖，終至裸裎心靈深處的原始極至。

《山瘟》共收入八篇短篇小說。在文字與語言的順流逆流中咀嚼反芻中浮沉，及至騰身而起，細數水紋，那些過往的情情事，有多少疏離多少重疊？路過火車站，那樣的一個小火車站從南到北似乎都一樣。拉祖呢？會不會突然出現？那個被同胞欺侮的缺腿印度婦人還在行乞嗎？菜狗也許正趕著來相助，也許拉著李康生走遠了，才不理會什麼黑色得分王拉祖，而去找老愛抱著籃球的李健生了。李健生？一臉的暗瘡痘子！同班同學都差不多一個模樣，只有紀曉雅，十七歲，還真要有點叛逆，以符合身份，猶如從巷口租回來的小說中的情節。情節可以複製，莊望走了過來，莊老師，教書法班，長長

細細的瘦金體，跳過去是不是可以柳公權？情節就如此展開，莊老師有戀童癖，四十歲的身體十歲的心靈，還有個女兒。在記憶中搜索，一個一個的老師都揪了出來，驗正。但是，老師的臉譜不一，莊望滑溜而過。不是也有戀母情結嗎？也不一定是，矜生的雙眸亮了起來，小璐游移不定，在知與不知之間，只說那麼一兩句。倒是那個桑妮，嗯哼，夠噲。還有喬恩，可是明目張膽。也許，昨夜，或是去年秋日黃昏，不在巴黎，就在街角的小酒廊裏扮演。一齣有關同志愛的新潮電影展開，特寫鏡頭充分展示了陰冷粘膩，還沾了一點無可奈何的哀傷。時光老去，亦如老菜蔡樂般，真的老了，回不來了，不管是樂園茶室還是貴婦人電髮院，那個阿春，阿東和小圓，全都在時光中流轉。時光最是無情，這裏說不上什麼大時代，而苦難的日子倒是經歷過。翻開幾十年前的腳印看看，山瘟溫義正一逕的走了過來，牽扯出多少壯志豪情？共產黨呵！一種如今漸漸釋放的禁忌，而形象容顏仍在煙雲中尋覓塑造：「頭髮好長結了一把，鬢上總架驚地落下一兩綹，在耳畔晃蕩。」還有頭戴氈帽的特擊隊員，日本人阿佐，劉遠聞，黃彩蓮。呵，最是難忘的那個譚燕梅，咿咿呵呵的唱著帝女花。如果現在走進已是夜市場的二奶巷，是否可以看一看老去的張淼坤？黃靜芳的身材也如蔡碧玉一樣？還有許許多多的州府人物，就如後設小說中描繪的花街，刻意的走進去，看看路邊是否留下簇簇鮮花。還

有——如此的時空錯置，景觀，人物，相互印證，繁衍，豈不迷人！

黎紫書往後的書寫將會以語言的實驗為策略之一。白先勇說過文學到了最後恐怕還是個文字藝術。劉再復則提出精神內涵。高行健主自由，思想可不限。如何在此間泛泳以擷取所需，當有所待。

在字輩紛呈主義標簽喧嘩聲中，黎紫書傲然獨立。她說「燒芭只需一個火頭，翻種才真正考驗大家的能耐。」誠然！

黎紫書，植樹者。

潘雨桐

書於2000年聖誕節

目次

黑暗之心的探索者 王德威

植樹者，黎紫書 潘雨桐

州府紀略

夜行

初走

山廬

流年

3

9

17

51

81

99

123

樂園鑰匙孔

裸跑男人

贅

附錄

山 瘞

